

在南宋，由北方來投宋的人稱為“歸正人”或“歸明人”，“歸正人”是西夏、遼和金統治下的中原漢人，“歸明人”則非漢人，是少數民族投宋之人。¹ 朝廷以往都會招募“歸正人”和“歸明人”，如宋孝宗曾推出類似現代的優才輸入計劃，如投宋的人“有武勇出眾、材智過人、曾充頭目者，委官招集，發赴樞密院審察，量材使喚。”² 利用官位或錢財讓他們投誠，吸引優秀之北方人歸附，又或者“每戶給田十二畝，三人以上給二十畝，願自備牛具種糧者，與增一倍”，³ 利益可觀。相對南宋而言，歸正人投歸宋廷，令南宋的實力上升，亦增強邊區的防禦力量。

邊區戰事繁多，災民流民充斥，對社會治安構成威脅，朝廷也能會吸納這些難民。宋理宗對北方的遺民示以關心，說：“嗟惟故疆，皆吾赤子，痛念君師之責，實均父母之懷”。⁴ 對百姓的關懷，猶如父母之於子女。宋廷認為，北方的百姓仍然心繫宋廷，朝廷清晰表明他們“俱我宋之遺臣”，⁵ 況且北方遺民不少在金國時被迫簽軍，強制加入金人的軍隊，⁶ 所以鑑於故土“郡縣，久廢播種，民甚艱食。”⁷ 而且蒙古鐵騎所經之處，皆會進行屠殺。宋廷便賑濟邊區百姓，收納其為國民，讓其得到安身之所。除了接收難民，宋理宗繼續推行優才輸入計劃，主張“中原歸附人忠節可尚，當視功推賞，隨材錄用，毋使失職。”⁸ 嘉賞中原歸附的人，使其不被敵國利用，穩定邊區。

可是，自從金國被蒙古消滅後，邊境的情況出現變化。初時最大的外患並非蒙古，而是投降到蒙古的人，他們對宋時降時叛，侵犯邊地。就算南宋擁有長江屏障，“天塹雖險，曾何足恃？”⁹ 朝臣杜範力陳如不好好處理邊境的問題，對邊民加以安撫和招攬，變節的人只會愈來愈多，到時就算擁有長江天險，一旦將領和士兵投奔敵營，宋軍的處境則岌岌可危，建議重用邊區土豪，給與他們錢糧，讓他率眾一同抗敵，“能撫定一邑者則與之一邑，保守一郡者與之一郡，使之自食其租賦，時給其糗糧，列大屯於江面以應接之。”¹⁰ 共同抗擊蒙古。反之，如不盡快吸納他們，他們很容易淪為蒙古人的工具，或者投靠叛宋之人，力量此消彼長，後果堪憂。以往都有招募義民而成功抗敵的例子，例如名將孟珙之父孟宗政，曾於抗金時收納降宋之士，並組成“忠順軍”，成功抵抗金軍，“威振境外”。¹¹

¹ 龔延明：《宋代官制辭典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97年），頁668；關於南宋的歸正人，可參考黃寬重：〈略論南宋時代的歸正人〉，載氏著：《南宋軍政與文化探索》（臺北：新文豐出版社，1990年），頁185-231。

² 徐松：《宋會要輯稿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15年），〈兵〉16，第5條，冊15，頁8937。

³ 《宋會要輯稿》，〈兵〉16，第7條，冊15，頁8939。

⁴ 不著撰人，汪聖鐸（校）：《宋史全文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16年），卷32，〈宋理宗〉2，端平元年（1234）七月癸卯，第8冊，頁2690。

⁵ 《宋史全文》，卷32，〈宋理宗〉2，端平元年（1234）七月癸卯，第8冊，頁2690。

⁶ 金軍的組成具多民族的特性，亦會將北宋的遺民簽軍，可參考王曾瑜：《遼金軍制》（保定：河北大學出版社，2011年），頁227-237。按：金人徵兵稱為簽軍。

⁷ 脫脫：《宋史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5年），卷41，〈本紀〉第41，〈宋理宗〉，頁803。

⁸ 《宋史全文》，卷32，〈宋理宗〉2，端平二年（1235）正月庚子，第8冊，頁2696。

⁹ 杜範：〈乞招用邊頭土豪劄子〉，載曾棗莊（等）（編）：《全宋文》（上海：上海辭書出版社，2006年），卷7343，杜範3，冊320，頁127。

¹⁰ 杜範：〈乞招用邊頭土豪劄子〉，《全宋文》，卷7343，杜範3，冊320，頁128。

¹¹ 《宋史》，卷403，〈列傳〉第162，〈孟宗政〉，頁12213。

換言之，善待來歸之士，曉以大義，加以訓練，必成一股勁旅，學者黃寬重指出，邊區義軍仿如一面雙面刃，有利有弊，他們降宋有時建基於自身的利益，當然宋廷考慮的也是自身的利益，如果不構成威脅又可以協助抗敵，宋廷歡迎他們來歸，可以維繫中原人心，避免邊患加劇。但如果他們對中央構成威脅，則會養虎遺患，浪費朝廷的米糧。因此，對待來附的義民，非只是利益相誘，或恃武恫嚇，當中錯綜複雜，需與時並進，細心處理，至少也要向來附之人呈現一個比原居地更為安穩宜居的國度。¹²

香港大學中國歷史研究碩士同學會秘書

麥宇翰



邊區的百姓面對戰亂和災難，也會投奔宋境。

¹² 參看黃寬重：《南宋時代抗金的義軍》（臺北：聯經出版事業公司，1988年），頁171-233。